



小镇老桥

(小小说)

■刘思岑

离婚后的腊梅,忧思过重,生病住院好几天了,来看望的人寥寥无几。面色苍白的腊梅,孤孤单单躺在市医院的病床上,想起异地求学的女儿、远走他乡的前夫,禁不住潸然泪下,想起多年没有联系的冬菊,心内翻江倒海……

腊梅和冬菊出生在同一个小镇,腊梅住在桥西,冬菊住在桥东,两家的距离,相隔一座桥。两人就像两朵香气四溢的姊妹花,有空就黏在一起,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小镇老桥留下两人来来往往的足迹,淙淙流水记录两人纯洁无瑕的友谊。

两个青春靓丽、充满梦想的女孩,同一年结婚,同一年生小孩,在不同的生活轨道上,各自忙碌起来。

几年的时间,腊梅和脑子活泛的老公做生意赚了钱,在市里买车买房安家,成了有自己公司的市里人。

冬菊和憨厚倔强的老公从市里回到鸟不拉屎的老家,弄了一个养鸡场,整天与鸡为伍。

两朵姊妹花几乎失去了联系。

有一年冬天,恰逢赶集,腊梅衣着光鲜亮丽来到小镇办事,在老桥上偶遇冬菊蹲在人群里忙着卖鸡,她略显凌乱的头发上,一根白色的鸡毛随风飘动。腊梅亲热地喊了两声冬菊,冬菊应声满面笑容地站起身来。两人寒暄了一会,腊梅便告别依依不舍的冬菊,匆匆离去。

冬去春来,春来冬去,腊梅夫妻俩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身边的酒肉朋友不计其数,日子过得爽歪歪,飘飘然……

或许是好事多磨吧,冬菊夫妻俩披星戴月,精心打理养鸡场,把一只只可爱的鸡当成宝贝疙瘩一样饲养。天却不遂人意,养鸡场先后发生几次鸡瘟,市场风云变幻……这么多年摸着石头过河,养鸡赔了赚了,赚了赔了……人生几起几落,命运跌宕起伏。

一晃眼,人到中年,腊梅夫妻俩公司破产,一双爱侣劳燕分飞,令人唏嘘不已。

而冬菊两口子,像山里朴实无华、迎风摇曳的野菊花,隐忍坚毅、越挫越勇。不但儿女学业有成,夫妻恩爱如初,而且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专业户,戴上大红花上了电视,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夫妻。

弱不胜衣的腊梅正沉浸在与冬菊的往事中,不能自拔,被各种情绪纠缠不休。

这时候,一位红润饱满的女人走进病房,左手提着一篮子鸡蛋,右手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编织袋,几只活蹦乱跳的老母鸡伸着脑袋,发出“咯咯咯”的欢叫声。

腊梅听到声音,回过神来,定睛一看,失声惊叫起来,“冬菊……是你?你……大老远……你来啦!”能说会道的腊梅,第一次语无伦次。

“是我呀,腊梅,听说你生病住院,我就赶来了,我是不请自来的护工,免费的哦。”

两朵姊妹花四目相对,泪光闪烁,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,仿佛又回到从前,回到小镇那座老桥……

制图：何芬

“韵”是诗词歌赋之魂

——读李慧星先生《雁峰酒赋》有感

■陈水清

屈辞贾赋耀文台,留得余辉育楚才。

国粹传承薪火旺,风霜过后腊梅开。

“韵”的本义是和谐悦耳的声音,是诗词格律的基本要素之一,从《诗经》到现在的诗词歌赋,几乎没有不押韵的。因为不押韵,就不叫诗词歌赋,就缺少那种优雅和打动人的美感和趣味。

譬如七绝的押韵格式就有四种:一是仄仄平平平仄仄,平平仄仄仄平平。平平仄仄平平仄,仄仄平平仄仄平。这种格式只要求颈联、尾联押韵即可。首联与领联可以不押韵。二是仄仄平平仄仄平,平平仄仄仄平平。平平仄仄平平仄,仄仄平平仄仄平。这种格式除领联外,要求首联、颈联、尾联都要押韵。三是平平仄仄平平仄,仄仄平平仄仄平。仄仄平平平仄仄,平平仄仄仄平平。四是平平仄仄仄平平,仄仄平平仄仄平。仄仄平平平仄仄,平平仄仄仄平平。第三、四种押韵要求与一、二种格式相同。

这是七绝诗押韵的基本格式和要求,还有七律、五绝、五律、词曲、排律、古风都有自己的格式与押韵基本要

求。赋也是一样,韵,乃为赋的要素之灵魂,无韵,则不能称之为赋。

一篇赋押多少韵,不像诗词那样有一定的位置和一定的数量规定,或多或少,不受拘限;可平可仄,平仄混押都可以。除此之外,还可以换韵,但可以不押韵,否则读起来不能朗朗上口,或者缺少音乐之美感。

慧星先生《雁峰酒赋》共625字,主要用韵有两种,36韵。即中华通韵十三昂仄,如:莽、养、觞、上、创、浆、酿、望等;十三昂平有:黄、阳、堂、藏、翔、唐、尝、忘、荒、嶂、商、帮、倉、帮、方、光、芳、江、纲、慷、乡、浜、湘、霜、香、疆等。

读罢《雁峰酒赋》,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之美:一是文字优雅美。全文如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主题明确,文情并茂,打动人心,引人共鸣。二是声调和谐美。朗读时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韵律感,使读者在听觉上得到一种美的享受。三是押韵工整美。押韵是这篇赋的最大特征,也是其音韵美的重要体现。慧星先生在《雁峰酒赋》中运用的韵字,使得整篇文章在朗读时产生强烈的音韵美感。工整的押韵使得这篇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。

老 秤

■李世昌

前年秋天,我心血来潮地迷上收藏老物件。大到床铺、衣柜,小到纽扣、顶针,只要有些年代,自己喜欢,就买下来。

今年夏天回老家,93岁的满爷爷听说我有收藏老物件的爱好,拿来一根黑乎乎的半截秤杆,递给我说,这可是件有价值的物件呢。

我拿过满爷爷递过来的半截秤杆,拎了拎,觉得有些分量,这半截秤杆长度约为75厘米,表层陈旧脏污,秤星大部分脱落,但总体没有开裂、磨破,品相基本上完好。

我问满爷爷,这杆秤怎么只有半截?

满爷爷坐在板凳上,慢条斯理地说,这杆秤可有来历了。我一听来历,马上来了兴趣,就催问满爷爷这杆秤有什么故事。

满爷爷原本眯成一条线的眼睛猛然睁大,紧盯着半截秤杆说,说起这杆老秤,它的年龄可比我太多了。我听我父亲说,它是清光绪二十八年,也就是1902年,由吴集镇曹记秤店当家制秤师曹曜光制作。秤杆是上好的东安楠木,秤锥用的是铸铁,有一公斤重,上面还刻着字,具体刻了什么字,我就不清楚了。

“那秤锤呢?”我递给满爷爷一支烟,问道。

满爷爷没急着回答,而是用干瘪的手抚摸着半截秤杆,把烟点上后,才悠悠地说起源头:“当时买这杆秤的是我大伯,他是镇上的屠户,据说花了好几块大洋。1934年,我大伯因酒醉跌落到河里,尸体也没找到。他的三个儿子那时候还小,最大的才13岁,最小的才8岁,也就没有人接他衣钵,于是这杆秤也就放在家里闲置,只有村里有人需要过秤时才偶尔拿出来用一下。1944年,日本兵打到衡阳,吴集也未能幸免。日本兵在吴集到处烧杀抢掠,当地人只好跑到山里躲起来。有一次,有一

个日本兵冲到我大伯家找吃的,当时只有我大堂兄未来得及躲藏,被日本兵堵在家里。日本兵端着刺刀,叽里咕噜大喊大叫。我大堂兄情急之下,将这杆老秤的秤锤拿在手上,待日本兵靠近时稍不留神,用秤锤朝日本兵头上砸去……然后,他像风一样跑到山里。可惜那日本兵没被秤锤砸死,只受了重伤。不久,10多个日本兵来到大伯家,疯狂报复,不仅将家里东西砸了个稀巴烂,还一把火将房子烧了。从那以后,这老秤的秤锤就不见了。”

“秤锤不见了,怎么秤杆还在?没被那场火烧掉?”我疑惑地问道。

“说来也可能是碰巧,这杆秤倒下来后,被一个破碎的大缸子压在底下,所以只烧掉了半截。”满爷爷指着半截秤杆上的烧痕对我说。

那后来呢?我问。我其实是想问,这半截秤杆怎么到了满爷爷手里。

满爷爷说,日本兵走后,他们从山里回来了村上。大堂兄看到房子残垣,咬着牙站在风中久久不语。然后,他从屋中找到这半截秤杆,连夜跑到后山参加了游击队。1950年10月,大堂兄参加志愿军,奔赴朝鲜作战,直到1958年才回国。当时大堂兄没有到城里工作,而是回到了村里,担任村支部书记。在朝鲜战场上,大堂兄脚踝被地雷炸伤,走路一瘸一瘸的。于是,他就用这半截秤杆当拐杖。“1999年冬天,大堂兄病了几个月未起床,他估计时日不久,就将这半截秤杆交给我,说是让我作拐杖。本来,我是想将这半截秤杆放在大堂兄的棺木里,陪伴他。但我又想,既然大堂兄将半截秤杆留给我,肯定有他的用意,所以,我就留了下来。你既然喜欢收藏,我将这半截秤杆交给你,当做传家宝,大堂兄也会同意。”

我接过满爷爷递过来的半截秤杆,仿佛接过一件珍贵的礼物。我一定记住满爷爷的话,把它当作传家宝,代代传承下去。

捡瓶子的人

■胡剑英

有几次我下夜班回家,路上都能碰到小区里的李爹,很晚了,他还提着蛇皮袋子在捡瓶子。这是个沉默寡言、有点孤僻的退休老人,在白天很少看到他,不知缩在屋里干什么,夜里,他却骑辆旧单车,四处捡饮料瓶子。

他迎面认出了我,笑笑算是回应我的招呼了。

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,心想,不打麻将,也不坐人家和别个扯粟壳,夜晚捡瓶子,也是适合这个老人消磨时间的方式了,何况还可以换点钱买酒喝。一回和他同席吃喜酒,我看他几杯白酒下去都不上脸的话,话也变多了。

社区里一对老年夫妇,白天夜晚都捡瓶子,就如上班。不要看他们灰头土脸,穿着简朴,家里有几层楼房出租呢。他们在离家很近的大市场里寻纸板,捡瓶子,也就是节省惯了,闲不下来。星期天他们儿子休息,会带着才两三岁的孩子来帮忙,一家人忙并快乐着,才不管那些或奇怪或不屑的目光呢。爷爷偶尔也会拍拍手上灰土,买瓶饮料给孙子喝:“哈哈,上幼儿园就好了,莫做我们的小尾巴!”现在上个普通的幼儿园也不便宜,儿子工资不高,做父亲的当然要补贴些。

我的一个网上好友,某内刊主编,业余承接文案、演讲稿写作,捡瓶子是他奇特的爱好。作为一位文化人,琴棋书画,品茶摄影,爱哪一样不好,偏要捡瓶子呢,这不符合身份呀。

面对文友们的不解和嘲笑,我这位网友解释说,此乃他的解压之道。哦,这倒和我上文中写到的几个捡瓶子者不同。我看了他空间说说,又和他聊了半宿,才晓得他没打诳语。

一是囿于一室,案牍劳形,神经衰弱,晴也好,雨也好,出去走走看看,换换空气,接接地气,人自匆匆我自闲。要是累了,可扫码骑共享单车,轻便自如,胜过豪车。

二是仍与写作有关,流动风景,人情百态,皆可入眼驻心,落笔为文。

比如,大妈以为我文友是还没找到工作的外地人,好心将家里的饮料瓶送他,一会又折回,查看瓶盖里是否有中大奖字样。

比如,约会中,男士不忿我文友当电灯泡,文友在旁守着他喝光饮料,佳人美好,说莫难为人。男士乃亲手捡起鞋底空瓶交与,且豪气地买来五瓶饮料,塞给我这文友。文友拒绝道,我有喝的,我只要瓶子。

又比如,另一个同栋的捡瓶子的老人家,竟然学“钓鱼”,把几个饮料瓶放在我文友必经的楼道口,正以为天降横财时,老人家先火冒出:“我的地盘,休再踏入!”昔日弥勒佛,今为恶罗汉。始信同行真冤家也。

现在我们很多人玩手机都玩成了低头族,眼界和心界愈加狭隘了。我有时放下手机,看花开花谢,听潮涨潮落,我也注意到那些捡瓶子的人,他们有自己的心思,自己的生活。他们仿佛也捡去了我的成见。我愿我的心不要像空瓶子,不再丰盈清澈,那样会被自己抛弃在烟尘里的。